

# 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

易海静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收稿日期: 2022年12月1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月20日

## 摘要

研究发现启动成就目标可以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 而金钱启动效应则会使人产生更强的内隐乐观偏差。我们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并采用无意识目标启动范式来检验成就目标启动对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我们使用成就动机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作为启动刺激, 将被试随机分为成功追求组, 避免失败组和无关组。使用inquisit2.0专业软件编制的Greenwald的内隐联想测验程序(IAT)测量三组被试的内隐乐观偏差水平。结果发现: 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不存在不显著影响; 大学生存在明显的内隐乐观偏差效应, 但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高低年级组、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不显著。

## 关键词

成就目标, 内隐联想测验, 内隐乐观偏差

#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Goal Priming on Implicit Optimism Bias

Haijing Y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Dec. 1<sup>st</sup>, 2022; accepted: Jan. 13<sup>th</sup>, 2023; published: Jan. 20<sup>th</sup>, 2023

## Abstrac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elf-activated achievement goals can influence individual risk preference, and the monetary priming effect can lead to stronger implicit optimism bias. We adopt the single factor between-subjects design and use an unconscious target priming paradigm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goal priming on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optimism bias. We use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and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as priming stimulus to randomly divide the subjects into the pursuit of success group and avoiding failure group and in-

dependent group. And we use professional software compiled Greenwald inquisit2.0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program to measure implicit positive deviation of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optimistic bias effect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goal initiation on implicit optimism bia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mplicit optimism bia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significant in gender, grade group and only child.

## Keywords

Achievement Goal,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Implicit Optimism Bia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近年来,无意识目标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重点渐渐转向了探讨无意识目标能否启动以及启动后的目标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无意识目标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比如道德行为、社会歧视现象、消费行为及健康行为等[1],无意识目标启动的启动线索不随时间而消失并会促使个体表现出动机性行为[2]。有研究发现自动激活的目标可以无意识地引导个体作出相应的行为表现,例如, Bargh 等人通过语义启动“高绩效”目标发现被“高绩效”目标启动的个体在智力测验中得分更高,表现更出色[3]。Atkinson 认为,成就动机是指与个人追求成功的内部需要或趋力,是个体的一种稳定的特质,分为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表现为一部分人更偏向于追求成功的喜悦,另一部分人则更倾向于避免失败带来的痛苦和挫败[3]。有研究发现目标相关线索可以启动成就动机,并引导个体将先前的心理状态指向未来的期望状态[4]。例如, Bargh 等人通过比较成就目标启动组和控制组的任务表现发现,无意识成就目标启动组的任务表现比控制组更好[3]。Stajkovic 等人也通过实验发现无意识成就目标启动组被试在相关任务测评中比控制组表现更好[5]。由此可见,成就目标作为一种理想的启动材料,越来越多地用于考察成就目标启动对其他心理过程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以内隐方式启动的目标可以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显著效应,具体表现为相较于损失框架,启动追求成功目标的被试在收益框架下比启动避免失败目标的被试会有更多的风险偏好[6]。

Weinstein 认为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或非现实的乐观主义(unrealistic optimism)是指在与他人比较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好事情会更垂青自己,而坏事情更会发生在他人身上”[7]。人们存在乐观偏差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抱着侥幸心理,人们通常会认为自己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可能性比其他人更小;自己生病得癌症,遭遇意外的几率比别人更小[7][8][9]。研究发现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是产生乐观偏差的两个主要心理机制。Weinstein 认为影响个体对其经历某个事件可能性的评估受到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当遭遇危险时,个体只会想到自己,而不是别人会采取行动以降低危险,因而导致乐观偏差。一旦个体意识到他人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此时,乐观偏差水平则会减少[9]。也有研究者认为自我中心主义强的人往往会掌握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10],在进行比较判断时更易于理解并能自动回忆起来这些信息或是因在倾向于根据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来锚定判断[11],因而产生乐观偏差。聚焦主义则是指个体聚焦于某个特定事件而忽视其他事件的倾向。当个体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个体本身处于注意焦点的位置上,提高了关注自己的倾向,因而产生较大的乐观偏差[12]。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两种心理机

制在不同的情景中表现为不同的效应[13],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都会对自我目标的比较判断产生更大的乐观偏差,而自我中心主义在他人目标比较判断中的乐观偏差可以部分地被聚焦主义减轻[14]。现目前对于乐观偏差的研究愈发深入,测量方法也愈发多样,其中包括纸质问卷、内隐联想测验(IAT)、Go/No-go 联想任务、fMRI 技术等,研究发现情绪、事件可控性、现实因素、解释水平、金钱启动等因素都会对乐观偏差产生影响[15]-[24]。

乐观偏差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促使个体保持高自尊,积极的态度和信念应对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乐观偏差也可能使个体对事件发生的概率产生误判,进而作出一些不良行为[17]。因而探讨乐观偏差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和干预乐观偏差是有意义的。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成就目标启动与乐观偏差的关系,即从无意识启动层面探讨成就目标启动对乐观偏差的影响,因而本研究拟从“成就目标”对“内隐乐观偏差”影响的角度,探究内隐乐观偏差是否受成就目标启动的影响,挖掘乐观偏差的产生机制,以期对乐观偏差进行合理的干预,促进个体的健康成长。

## 2. 方法

### 2.1. 被试

招募在校大学生 99 名(其中男生 32 名,女生 67 名),每个被试按照抽签法随机分配到成就组(33 名)、失败组(32 名)以及无关组(34 名)。均为右利手,裸视力或是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

### 2.2. 研究问卷及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成就动机量表(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简称 AMS)作为启动材料。AMS 由 Gjesme 和 Nygard 在 1970 年编制,并由叶仁敏和挪威 Hagtvet 于 1988 年进行了中文版本修订[25],该量表包括 30 个题项,划分为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15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成就动机的得分由追求成功的得分减去避免失败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成就动机越高,反之,则成就动机越低。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追求成功组、避免失败组和无关组,其中 AMS 量表中的追求成功动机量表启动追求成功目标;AMS 量表中的避免失败动机量表启动避免失败木匾;无关组则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中与成功和失败无关的 15 道题目来作为控制材料[26]。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是成就目标启动分组(成功组、失败组、控制组),因变量是内隐乐观偏差值(IAT 测量的  $d$  值)。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范式(IAT)测量被试内隐乐观偏差效应。

### 2.3. 数据处理方式和统计分析方法

对内隐测量的结果,先将反应时大于 3000 ms 的以 3000 ms 计,小于 300 ms 的以 300 ms 计,对错误按键反应不做处理。为了使结果便于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还对反应时作自然对数转换,之后求  $d$  值,作为内隐乐观偏差的指标[22]。

本研究所有数据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处理。采用相关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 2.4. 乐观偏差 IAT 的程序

IAT 是一种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继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测量的方法。

采用 inquisit2.0 软件的进行内隐乐观偏差测试。本研究采用由陈瑞文,秦启文编制的内隐乐观偏差研究范式中的概念词,其中自我词(我、自己、我的、本人、自己的、自个儿、俺、自身)和非自我词(他、

别人、他人、他的、别人的、人家的、其他人、外人)各 8 个。属性词则包括四字的积极短语词和四字的消极短语词各 8 个, 积极语包括: 幸福婚姻、成功事业、富裕经济、良好人际、结交朋友、亲人健康、晚年幸福、身体健康, 消极短语包括: 失散婚姻、受挫事业、经济拮据、人际矛盾、亲人去世、遭遇意外、晚年孤寂、身患疾病[17]。

乐观偏差的 IAT 程序见表 1, 程序共分为 7 步: 1) 呈现概念词的样例, 要求被试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 由系统记录反应时, 在自我词 - 非我词 IAT 中, 概念词为“自我词”或“非我词”, 自我词样例如我、自己、我的等, 非我词样例如他、别人、他人等; 2) 对属性词样例进行归类反应, 属性词为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 积极事件的样例如幸福婚姻、成功事业、富裕经济等, 消极事件的样例如失散婚姻、受挫事业、经济拮据等; 3) 联结任务 1, 要求被试对该概念词与属性词的联合作出反应, 由于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 相容的和不相容的, 因此实验包括两种基本任务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类任务。在相容归类任务中, 被试的任务是把“自我词”和“积极事件”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反应键, 把“非我词”和“消极事件”归为另一类并按相同的反应键, 不相容归类任务是把相容归类任务反转, 被试的任务是把“自我词”和消极事件归为一类并按相同键反应键, 把“非我词”和“积极事件”归为一类并按相同键反应键。在实验中, 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类任务出现的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 4) 对联结任务 1 进行测试; 5) 为了配合联结任务 2 的实施, 交换左右键反应的内容, 再次要求被试对概念词样例进行反应; 6) 联结任务 2, 和联结任务 1 的反应内容正好相反; 7) 对联结任务 2 进行测试。

**Table 1.** Example of the IAT test procedure

**表 1.** IAT 测验程序示例

组块	数量	功能	反应	
			左键	右键
1	21	练习(初始概念词辨别)	非我词	自我词
2	21	练习(联想属性词辨别)	积极事件	消极事件
3	25	练习(初始联结任务 1)	积极 + 非我	消极 + 自我
4	41	测验(初始联结任务 1)	积极 + 非我	消极 + 自我
5	31	练习(相反属性词辨别)	自我词	非我词
6	25	练习(相反联结任务 2)	积极 + 自我	消极 + 非我
7	41	测验(相反联结任务 2)	积极 + 自我	消极 + 非我

### 3. 结果

由表 2 可知, 大学生在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当被试将自我词与积极事件, 非我词与消极事件归为一类时, 即相容任务判断时, 被试的反应时较短; 当被试将自我词与消极事件, 非我词与积极事件归为一类时, 即不相容任务判断时, 被试的反应时较长。这一结果表明, 大学生倾向于将自我与积极事件联系在一起, 而将他人与消极事件联系在一起。

**Table 2.** Comparison of response time between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tasks of optimistic bias IAT (unit: ms)  
**表 2.** 乐观偏差 IAT 的相容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比较(单位: ms)

任务类型	反应时(M ± SD)	<i>t</i>	<i>p</i>
不相容任务	1158.10 ± 303.81	11.305	0.000
相容任务	868.52 ± 233.42		

由表 3 可知, 本研究中的 *d* 值的均值为 1.11 ( $t = 12.148, p < 0.001$ ), 将本研究中的被试与假定内隐乐观偏差为 0 的大学生群体做差异检验, 其中有 89.9% 的被试的 *d* 值显著大于 0, 这说明大学生存在显著的乐观偏差效应。

**Table 3.** Difference test for the implicit effect of optimistic bias (*d* value)  
**表 3.** 乐观偏差内隐效应(*d* 值)的差异检验

M	SD	<i>t</i>	<i>p</i>	<i>d</i> 值大于 0 的频次和均值
1.11	0.91	12.148	0.000	N = 89 (89.9%), M = 1.28

由表 4 可知, 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高低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男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和女生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 高年级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与低年级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 独生子女的内隐乐观偏差与非独生子女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

**Table 4.** Difference test of implicit optimism bias in gender, grade and whether it is an only child (M ± SD)  
**表 4.** 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M ± SD)

		N	<i>d</i> 值	<i>t</i>	<i>p</i>
性别	男	32	1.22 ± 0.99	0.844	0.401
	女	67	1.05 ± 0.86		
高低年级	高年级	46	1.21 ± 0.76	1.081	0.311
	低年级	53	1.02 ± 1.02		
是否独生子女	是	51	1.09 ± 0.74	-0.164	0.870
	否	48	1.12 ± 1.06		

由表 5 可知, 大学生乐观偏差在成就目标启动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不存在显著影响, 不同的目标启动组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

**Table 5.** Difference test of implicit optimistic bias in achievement goal priming groups (M ± SD)  
**表 5.** 内隐乐观偏差在成就目标启动组上的差异检验(M ± SD)

	<i>d</i> 值	<i>F</i>	<i>p</i>
成功组	1.02 ± 0.96	0.241	0.786
失败组	1.14 ± 0.98		
无关组	1.16 ± 0.77		

##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 结果发现用不同启动材料作为启动目标对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不大, 三组启动目标下的内隐乐观偏差差异不显著, 这表明成就目标启动并没有给被试带来更多的内隐乐观偏差效应。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目标启动并不会对内隐乐观偏差产生调节,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实验中的问卷未能有效地启动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目标。除此之外, 用于启动的问卷材料题量过少, 在填写过程中所能达到的启动效果有限。

本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 对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 被试在相容归类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归类任务, 说明当被试把自我词与积极事件词或者非我词与消极事件词归为一类, 二者的联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相一致, 换言之, 被试认为自我词和积极事件词或非我词和消极事件词之间有着的联系紧密, 此时的辨别归类任务与被试本身的内隐态度一致, 表现为快速的自动化加工。相反, 把自我词与消极事件词或非我词与积极事件词归为一类, 即不相容任务判断时, 由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致, 或者说二者之间缺乏紧密联系, 就会导致被试认知冲突, 此时的辨别归类, 被试需要进行更长时间的意识加工。这一结果说明, 被试倾向于自动化地将自我与积极事件联系在一起, 而将他人与消极事件联系在一起, 即大学生倾向于认为积极事件发生自己身上概率大于发生在别人身上, 消极事件则更容易发生在别人身上,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7][8]。

本研究在考察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的基础上, 对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 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高低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乐观偏差并不受到年龄、性别、教育或职业的影响相一致的[21]。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乐观偏差的研究中, 随着个人主义文化的变革, 大学生群体无论男女的自我中心主义程度提升, 对自己的关注都更加明显, 更容易主张个人主义或自我主义[27], 因而内隐联想测验上的反应时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实验中给出的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比较宽泛, 针对性不够强, 因此男女的内隐乐观偏差差异不显著。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高低年级组上差异也不显著,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育成熟, 高低年级组的内隐乐观偏差具有一定的阶段稳定性[28], 高年级大学生与低年级大学生年龄差异不大, 内隐乐观偏差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低年级组取样太少, 内隐乐观偏差的  $d$  值相差不大。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不显著,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取样太少,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差不多, 对待积极事件的自我偏好具有相似性。

本研究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进行考察, 方法和结果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或验证。首先, 今后的研究还可采用其他方法(如 GNAT 和 EAST)进一步考察内隐层面的乐观偏差。其次, 今后的研究可考虑进一步精确化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 在启动材料的选择上选择更加具有启动效果的问卷或实验; 最后, 目前对于内隐乐观偏差的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 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选择不同的群体、种族进行跨文化研究。

## 5. 结论

不同成就目标启动组之间的乐观偏差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群体存在明显的内隐乐观偏差效应; 但在性别、高低年级组、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参考文献

- [1] Bargh, J.A. (2006) What Have We Been Priming All These Years?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Ecology of Nonconscious Soci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147-168. <https://doi.org/10.1002/ejsp.336>

- [2] 廖东升, 杨芳, 张晶轩. 无意识目标启动的定义、机制及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11): 1829-1836.
- [3] Bargh, J.A., Leechai, A., Barndollar, K., Gollwitzer, P.M. and Trötschel, R. (2001) The Automated Will: Nonconscious Activation and Pursuit of Behavioral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1**, 1014-102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1.6.1014>
- [4] Atkinson, J.W., Bastian, J.R., Earl, R.W. and Litwin, G.H. (1960) The Achievement Motive, Goal Setting, and Probability Preferences. *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 **60**, 27-36. <https://doi.org/10.1037/h0047990>
- [5] Stajkovic, A.D., Locke, E.A. and Blair, E.S. (2006) A First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med Subconscious Goals, Assigned Conscious Goals, and Tas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1172-1180.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91.5.1172>
- [6] 苏倩倩, 钱白云, 郑安全. 成就目标启动对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J]. 应用心理学, 2011, 17(1): 77-82.
- [7] Weinstein, N.D. (1980)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806-82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9.5.806>
- [8] Weinstein, N. (1987)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Susceptibility to Health Problems: Conclusions from a Community-Wide Sampl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0**, 11-20. <https://doi.org/10.1007/BF00846146>
- [9] 陈瑞君. 不同情境中乐观偏差及其影响因素[D]: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 [10] Moore, D.A. and Small, D.A. (2007) Error and Bias in Comparative Judgment: On Being both Better and Worse than We Think We A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2**, 972-98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2.6.972>
- [11] Kruger, J., Windschitl, P.D., Burrus, J., Fessel, F. and Chambers, J.R. (2008) The Rational Side of Egocentrism in Social Comparis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 220-232.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7.04.001>
- [12] Chambers, J.R. and Suls, J. (2007) The Role of Egocentrism and Focalism in the Emotion Intensity Bi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 618-625.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6.05.002>
- [13] Kruger, J. and Burrus, J. (2004) Egocentrism and Focalism in Unrealistic Optimism (and Pessim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 332-340.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3.06.002>
- [14] Krizan, Z. and Suls, J. (2008) Losing Sight of Oneself in the Above-Average Effect: When Egocentrism, Focalism, and Group Diffuseness Collid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 929-942.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8.01.006>
- [15] 滕召军, 刘衍玲, 刘勇, 翟瑞. 乐观偏差的认知神经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1): 57-66.
- [16] 陈瑞君, 秦启文. 乐观偏差研究概况[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11): 1822-1827.
- [17] 陈瑞君, 秦启文, 王晓刚, 傅于玲, 杨帅. 乐观偏差的内隐效应[J]. 心理科学, 2013, 36(2): 453-457.
- [18] 陈瑞君. 事件可控性对乐观偏差的影响及年龄比较[J]. 郑州师范教育, 2016, 5(5): 11-15.
- [19] 陈瑞君. 乐观偏差的内隐效应——Go/No-go 联想任务的再证明[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1(4): 119-124.
- [20] 陈增鹏, 袁丹, 邓科穗. 不同情绪状态下的乐观偏差[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9(5): 87-90.
- [21] 冷玲莉, 方丹, 罗楚华, 廖秋兰, 王蕾, 杨韶刚. 事件不愉悦程度对非现实性乐观主义的影响[J]. 心理研究, 2008, 1(6): 22-27.
- [22] 岑延远. 解释水平视角下的乐观偏差效应[J]. 心理科学, 2016, 39(3): 553-558.
- [23] 尹天子, 顾小稚, 陈庆菊, 吴倩. 提示现实因素对乐观偏差的影响机制初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35(6): 118-122.
- [24] 童定. 金钱情境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4.
- [25] 叶仁敏, Knut. A. Hagtvet. 中学生的成就动机、测验焦虑、智力水平与学业成绩关系的探讨[J]. 应用心理学, 1989(3): 52-56.
- [26] 钱铭怡, 武国城, 朱荣春, 张莘.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的修订[J]. 心理学报, 2000(3): 317-323.
- [27] Zhang, Y. and Yin, H. (2019) Collaborative Cheating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Effects of Peer Influence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Orientations.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45**, 54-69. <https://doi.org/10.1080/02602938.2019.1608504>
- [28] 孙瑜. 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秦皇岛: 燕山大学, 2015.